



# 天使 不敢涉足的地方

[英] E·M·福斯特 著  
林 林 薛力敏 译

827049

47.115  
2-C190

[英] E. M. 福斯特 著  
林 林 薛力敏 译

#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E · M · Forster  
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

---

(据英国企鹅出版社1975年版译出)

**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**

[英] E · M · 福斯特 著

林林 薛力敏 译

·  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·  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75印张 2插页 121千字
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300册

·  
ISBN 7-5059-0540-6/I · 338 定价：1.75元

70/95

• 主要人物表 •

赫里顿夫人

菲利普·赫里顿

哈里特·赫里顿

查尔斯·赫里顿

莉丽亚·赫里顿

卡罗琳·艾博特

厄玛

吉诺·卡莱拉

西奥博尔德夫人

金克罗夫特先生

佩尔费塔

赫里顿夫人之次子

赫里顿夫人之女

赫里顿夫人之长子

查尔斯·赫里顿之妻

赫里顿家之友

莉丽亚与前夫查尔斯所生之女

莉丽亚第二个丈夫

莉丽亚的母亲

莉丽亚之友

吉诺的女佣人

## 关于作者

---

爱德华·摩根·福斯特于一八七九年出生在伦敦的一个建筑师家庭。他幼年丧父，由母亲和几个笃信宗教的姑姑抚养成人。

一八九七年，福斯特进入剑桥大学学习。在此期间，他以广交博识，跻身于上层知识界，并且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宗教和道德观产生了怀疑。

一九〇一年，福斯特首次出国游历。古希腊的文化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深深地吸引了他，使他感受到英国所缺少的那种纯朴和创造力。回国之后，他立志成为一名作家。

一九〇五年，福斯特的第一部小说《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》问世，立刻引起轰动，受到文学界的高度评价，为他在世界文坛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。随后，他又接连发表了几部小说，并于一九二四年推出他的杰作《印度之行》，从而饮誉世界文坛。

福斯特是人文主义作家的代表，他不遗余力地批评狭隘而僵化的维多利亚时代遗风。他是一位语言大师，性格刻画入木三分，人物对话风趣幽默，辛辣中不失其诙谐，幽默中闪烁着机智，充分显示出一个成熟作家的功力。

一九二七年，福斯特发表了文学专论《小说面面观》，

揭开了文学批评史上的灿烂一页。

福斯特晚年在剑桥大学潜心执教，是一位深受爱戴的教授。他终生与英国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

一九七〇年，这位杰出的作家载誉谢世，享年九十一岁。

译者

一九八七年六月十日

## 第 一 章

---

大家都来到查林クロス为莉丽亚送行——有菲利普、哈里特、厄玛，还有赫里顿夫人本人。连西奥博尔德夫人也不辞劳顿，在金克罗夫特先生的陪同下，风尘仆仆地从约克郡赶来，向她的独生女儿道别。艾博特小姐也被众多的亲友簇拥着。莉丽亚见到这么多人七嘴八舌，乱哄哄地谈论着互不相干的事情，忍不住放声大笑。

“多热闹啊！”她从一等车厢里探出身来，高声叫道。

“他们会以为我们是皇亲国戚呢。噢，金克罗夫特先生，把我们的暖脚炉拿来。”

那位性情温和的年轻人急忙离去。这时，菲利普走了过来，利用临别的最后机会又灌给她一连串的忠告和吩咐：该在哪儿稍事停留，怎样学意大利语，何时使用蚊帐，以及应当看哪些绘画。“要记住，”他最后说道，“只有另辟蹊径，你才能了解这个国家。看看那些小镇，如古比欧、皮恩扎、科托纳、圣杰米纳诺和蒙泰里阿诺。而且，我要请求你，一定不要抱着旅游者的那种愚蠢想法，认为意大利只是一个充满古迹和艺术品的博物馆。要热爱和了解意大利人，因为他们比那片土地更可爱。”

“菲利普，我真希望你也能来。”莉丽亚说道。她由于小叔子对她表示出少有的关心而感到高兴。

“我是想去的。”其实，他如果去意大利，并无太大问题，因为他在律师事务所的工作，还不至于忙得使他连偶而度假的时间都没有。不过，家里人不喜欢他频频东渡欧洲大陆，而他也往往自以为无暇出城，并且常常陶醉于这种臆想的繁忙之中。

“再见啦，亲爱的各位。哈哈，真是乱哄哄的！”她一眼瞧见了幼小的女儿厄玛，觉得应该有一点做母亲的庄重。

“再见，亲爱的。你要乖乖的，听阿婆的话。”

她指的不是自己的母亲，而是讨厌“阿婆”这个称呼的婆婆赫里顿夫人。

厄玛仰起严肃的小脸让她亲吻，然后小心地说：“我会尽力的。”

“她肯定会听话的。”赫里顿夫人说。此时，她正忧郁地站在离纷杂的人群稍远一点的地方。她的话音刚落，莉丽亚便同正在月台上向大家道别的艾博特小姐打起招呼来。艾博特小姐年轻俊俏，身材修长，举止庄重，显得更文雅些。

“卡罗琳，我的卡罗琳！上车吧，不然你的监护人就要撤下你走了。”

一想起意大利就如痴如狂的菲利普，此时又开始喋喋不休地向莉丽亚介绍她旅途中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——火车从圣·戈塔德隧道一钻出来，迎面就是预告着未来的埃罗洛钟楼；火车爬上瑟纳勒山坡时，能看到提契诺河和马季奥雷湖的景色，卢加诺小镇和科莫市的景致，在那里已经能够感到意大利的浓郁气息了。他还介绍了第一个歇脚点。驱车穿过很长一段黑暗而肮脏的街道之后，站在歇宿的地方，在有轨电车的吼叫声和弧光灯的耀眼光芒中，她终于可以看见米兰

大教堂的尖顶了。

“手绢和花边领子在我的镶嵌盒儿里！我把盒子借给你用，”哈里特尖声叫道。

“我的好哈里<sup>①</sup>！”莉丽亚又把大家一一吻了一遍。接着是一阵沉默。大家都面带微笑，只有菲利普在雾中吃力地喘着气，西奥博尔德老夫人则哭了起来。艾博特小姐上了火车，列车员将车门关上，并且对莉丽亚说，她会平安无事的。火车开动了，大家都随着火车向前走了几步，挥动着手帕，高兴地喊着“再见”。就在这时，金克罗夫特先生回来了，两只手象端茶盘似的端着暖脚炉。他为晚来一步而感到遗憾，用颤抖的声音喊道：“再见，查尔斯夫人！祝您愉快！愿上帝保佑您！”

莉丽亚微笑着点点头。可是，一瞧见他端着暖脚炉的滑稽姿势，不禁又大笑起来。

“噢，真对不起。”她向他喊道。“不过你这样子确实很可笑。哦，你们都这么可笑地挥着手！啊！天哪！”火车带着她断断续续的阵阵笑声，消失在浓雾之中。

“难得她踏上这么远的旅途还如此高兴。”西奥博尔德夫人轻轻地擦着眼睛说。

金克罗夫特先生郑重地点了点头，表示赞同。“要是查尔斯夫人能够带走这个暖脚炉就好了，”他说，“可是伦敦的搬运夫根本不理睬乡下小伙子。”

“不过你已经尽力了。”赫里顿夫人说。“我觉得，你在今天这个日子把西奥博尔德夫人大老远地带来，真是可

---

① 哈里是哈里特的爱称。

敬。”说完，更匆匆地握了握手，撇下他们走了。他只好把西奥博尔德夫人再风尘仆仆地送回去。

赫里顿夫人的家在索斯顿。那儿离伦敦很近，所以，他们回去还赶得上喝午茶。茶放在餐室里。为了使厄玛高兴，还为她准备了一个鸡蛋。经过两个星期的忙乱之后，家里显得出奇地安静。家人的对话也是断断续续，而且显得很沉闷。他们在猜想：那两名旅客是否已经到达福克斯通，海浪大不大；如果海浪很大，艾博特小姐可怎么办。

“阿婆，那条帆船什么时候到意大利呀？”厄玛问道。

“要叫‘祖母’，亲爱的，不是‘阿婆’。”赫里顿夫人吻了她一下说。“而且，我们说‘轮船’而不说‘帆船’。帆船是带帆的。况且，你妈妈并不是一路都乘船。你看看欧洲地图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哈里特，带她去。跟哈里特姑姑去，她会给你看地图的。”

“好哇！”小姑娘说着，把无可奈何的哈里特拽进书房。屋里只剩下赫里顿夫人和她的儿子，两人立即说起了知心话。

“新的生活开始了。”菲利普说。“可怜的孩子，多没教养啊！”赫里顿夫人咕哝着。“她没有变得更糟，真够让人惊奇的。不过，她什么地方有点象可怜的查尔斯。”

“而且——哎呀，对了！有点象西奥博尔德夫人。多么可怕的幽灵啊！我过去还以为那个傻里傻气的女人已经卧床不起了呢。她何必要来呢？”

“是金克罗夫特先生劝她来的，我敢肯定。他想再看到莉丽亚。这是唯一的办法。”

“我想，他该知足了。我觉得嫂子在道别时的举止有失

身份。”

赫里顿夫人厌恶地抖动了一下。“别的我就不在乎了。只要她离开这儿，而且，她是同艾博特小姐一起走的。一个三十三岁的寡妇竟然需要一个比她小十岁的姑娘照顾她，想起来真叫人难堪。”

“我很同情艾博特小姐。好在莉丽亚的一个崇拜者被拴在英国。金克罗夫特先生由于地里的庄稼而不能同去，也许是舍不得这里的气候，或者还有别的原因。而且，我看他今天也无机可乘。他和莉丽亚一样，都行在众目睽睽之下出丑的本事。”

赫里顿夫人答道：“一个男人如果既没有良好的教养，又没有显要的亲戚，既不英俊潇洒，又不聪明阔绰，连莉丽亚都会很快抛弃他的。”

“不会的。我相信她是来者不拒的。在她的箱子都收拾好的最后一刻，她还在和那个没有下巴的代理牧师‘嘻笑’。两个代理牧师都没有下巴，但她的那位有一双汗津津的手。我是在公园里撞见他们的。那会儿他们正在谈论《旧约全书》的前五卷。”

“我亲爱的孩子！她越来越不象话。是你那个去意大利旅行的主意救了我们！”

听到这句恭维的话，菲利普脸上露出了喜色：“奇怪的是，她心情相当迫切，总是向我打听那儿的情况。当然，我是很乐于告诉她的。我承认，她是一个庸人，非常无知，对艺术的雅趣也是装出来的。然而，有一点兴趣总比没有好。我确信，意大利能够使所有投入它怀抱里的人得到净化，变得高尚。它不仅是全世界的娱乐的地方，也是一所学校。莉

丽亚想去那里，真值得称赞。”

“她什么地方都会去的。”他母亲说。对意大利的赞扬她已经听得够多了。“我和卡罗琳·艾博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她没去里维埃拉<sup>①</sup>。”

“不，妈妈，不对。她对意大利确实很感兴趣。这次旅行对她是个不小的转折点。”一个粗俗的女人到他热爱和崇敬的地方去，他觉得既可喜，又滑稽，颇有怪诞的浪漫色彩。她为什么不该得到净化呢？过去的哥特人就曾经有过这种经历。

赫里顿夫人不相信浪漫或净化之谈，也不相信历史上的类似事情以及可能扰乱家庭生活的任何其它事情。她乘菲利普还没有兴奋起来的时候，巧妙地换了一个话题。没过一会儿，哈里特给厄玛讲完地理，从书房走了过来。厄玛早早地睡了，祖母给她盖好了被子。然后，这两位妇人打起牌来，菲利普则开始读书。就这样，一家人开始过上安静而惬意的生活。这种生活持续了一个冬天。

大约十年前，查尔斯爱上了年轻美貌的莉丽亚·西奥博尔德，在这十年里，赫里顿夫人几乎没有片刻的安宁。起初，她费尽心思努力了半年，想方设法阻止这门婚事。在他们结婚以后，她又开始了另一项使命——监督她的儿媳。这个儿媳必须终身受到管束，以免有辱家门。赫里顿夫人有查尔斯和女儿哈里特帮助她管束儿媳。全家人中最聪明的菲利普长大以后，也成了她的帮手。厄玛的出生使事情更加难办。幸好本来打算出面干涉的西奥博尔德老夫人身体欠佳，

① 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假日胜地。

难以离开威特比，而赫里顿夫人则尽力阻止她来。那种为每一个婴儿而进行的奇怪的较量发生了，而且早见分晓：厄玛属于她父亲家，而不属于她母亲家。

查尔斯去世了。于是，斗争又开始了。莉丽亚坚持自己的权利，并且说，她应该去照顾西奥博尔德夫人。赫里顿夫人动用全部的善良细胞，对她关怀备至，才阻止了莉丽亚回到她妈妈那里。结果，赫里顿家给莉丽亚在索斯顿租了一所房子，她同厄玛在那里住了三年，不断接受她亡夫家的熏陶。

她虽然很少回约克郡，但有一次回去时又出了麻烦。她悄悄地告诉一个朋友说，她非常喜欢一个名叫金克罗夫特先生的人，不过并没有与他订婚。消息传到赫里顿夫人耳里，她立即写信请莉丽亚解释清楚，并且明确地说，莉丽亚要么订婚，要么一刀两断，二者必择其一。这封信写得很好，深深地打动了莉丽亚。她甚至没有等婆家派人来施加压力，就离开了金克罗夫特先生。回到索斯顿以后，她哭了又哭，说她非常抱歉。赫里顿夫人抓住这个机会，比以往更严肃地向她大讲一番孀居之道和做母亲的职责。然而，事情似乎从此没有一帆风顺过。在索斯顿那些家庭主妇中间，莉丽亚的生活总是安顿不下来。她不善于料理家务，家庭生活总是濒于危机。为此，多年使唤佣人的赫里顿夫人不得不登门赐教。莉丽亚往往根据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，允许厄玛不去上学，还允许她戴戒指。她还练习骑自行车，为的是打破这地方的死气沉沉。一个星期日晚上，她靠自行车的惯性滑下大街，在教堂旁拐弯的地方摔了下来。假如她不是本家的亲属，此事倒是很可笑。就连原则上热衷于打破英国传统规范的菲利

普，此时也站出来，给了她终生难忘的一次教训。也正是那时，他们发现，莉丽亚依然允许金克罗夫特先生作为“一个男性朋友”给她写信，并且送给厄玛礼物。

菲利普想起了意大利，才得以结束这种尴尬的局面。与赫里顿家隔两条街的卡罗琳·艾博特，是一位迷人而稳重的姑娘。她正在找伙伴，以进行一年的旅游。莉丽亚退掉了租来的房子，卖掉了一半家具，将另一半家具及厄玛留给赫里顿夫人照看。就这样，她在全家人的赞同下启程了，要去更换一下环境。

她在这个冬天里常常给他们写信，比给她母亲写的信还要多。她的信总是丰富多采。她觉得佛罗伦萨非常怡人，那不勒斯则是一个梦，但臭气熏人。在罗马，你只需静坐去体会就行了。然而，菲利普当众宣布，她开始有所长进。初春时节，她开始游览他所推荐的那些小镇时，他感到特别高兴。她写信说：“在这样一个地方，你真正感到自己来到万物世界的核心，而且有一种独辟蹊径之感。每天早晨，从哥特式的窗子向外望去，真不敢相信中世纪已经过去。”此信是在蒙泰里阿诺写的，末尾对这个极妙的小镇作了一番还算过得去的描写。

“她能感到满意，还真不容易。”赫里顿夫人说。“不过，任何人同卡罗琳·艾博特一起生活三个月，都会变好的。”

这时，厄玛放学回来了，赫里顿夫人给厄玛读她妈妈的信，仔细纠正所有的语法错误，因为她非常崇尚家长权威。厄玛礼貌地听着信，但是不久就把话题转到使她如痴如狂的曲棍球上来。学生们下午要投票选颜色，黄色和白色或者是

黄色和绿色。她祖母怎么想呢？

赫里顿夫人当然有自己的看法。尽管哈里特说颜色对孩子们无关紧要，菲利普也说这些颜色很难看，赫里顿夫人还是认真地解释了自己的看法。她开始为厄玛感到自豪，这孩子显然大有长进，再也不会被称为那最可怕的东西——一个没有教养的孩子。她急于在莉丽亚回来之前把厄玛改造好，所以并不反对她们在国外慢慢游历，甚至建议说，如果她们玩得惬意，超过一年也没关系。

莉丽亚的第二封信还是从蒙泰里阿诺写来的，菲利普的情绪又高了起来。

“她们已经在那儿逗留了一个多星期！”他叫了起来。

“天啊！连我自己都不会住这么久。她们一定都着了迷，因为那儿的旅馆不太舒适。”

“我对人缺乏了解。”哈里特说。“她们整天都能干什么呢？而且，那里大概连教堂也没有。”

“有圣·德奥达塔教堂，那是意大利最美丽的教堂之一。”

“我所指的当然是英国教堂。”哈里特生硬地说。“莉丽亚向我保证说，她每逢星期日都要呆在大城市里。”

“如果她在圣德奥达塔教堂里祈祷，她会比在欧洲所有的小厨房’里发现更多的善和美。”

“小厨房”是他为圣·詹姆斯教堂起的绰号。那是他姐姐常去的教堂，小小的，看上去令人扫兴。可是，谁要是说它的坏话，她总是深恶痛绝。于是，赫里顿夫人只好出来干涉了。

“喂，孩子们，别这样。听听莉丽亚的这封信：‘我们

喜爱这个地方，我不知该怎样感谢菲利普告诉我有这么一个地方。这里不仅古雅，你还可以发现意大利人一直保持着他们的纯朴和魅力。壁画妙极了。卡罗琳总是忙着写生，性格变得越来越可爱。’ ”

“每个人都中菲利普的意！”哈里特说。这是她的一句老生常谈，就象它是一句什么格言似的。她对意大利出奇地刻毒，但是并未去过那里。她在欧洲大陆的唯一阅历，是偶然地在瑞士新教徒地区度过了六个星期。

“嗨，哈里特真糟糕！”她刚走出门菲利普就说道。他母亲大笑起来，告诉他不要淘气。这时，厄玛走了出来，要去上学，使他们不便再议论下去了。孩子绝不仅仅在宗教集子里面是个和平使者。

“等一等，厄玛。”她叔叔说。“我要去车站，陪你一道走吧，让你高兴高兴。”

他们俩一起走了。厄玛很高兴，不过俩人的对话却都没精打采的，因为菲利普不善于同孩子聊天。赫里顿夫人在早餐桌旁多呆了一会儿，又读了一遍莉丽亚的信。然后，她帮助厨师收拾桌子，吩咐了午餐做什么，并且让女仆开始打扫客厅，每星期四是打扫客厅的日子。天气很好，她想赶早到菜园里干点活儿，便把哈里特喊了来。为詹姆斯教堂受到侮辱而感到恼火的哈里特，火气已经消了。她们两人一起来到菜园，开始播种时鲜蔬菜。

“我们留着豌豆最后种，种豌豆最有趣了。”赫里顿夫人说。她很善于把干活变成难得的乐事。她和年纪不小的女儿尽管没有很多共同之处，却总是相处得很好。哈里特受的教育简直是太成功了。正如菲利普有一次说的那样，她“吞

下所有主要的美德，却不能消化它们”。

她虽然虔诚，爱国，又是家里在道德上引以为荣的一大财富，但是，她却缺乏她母亲非常注重并且希望她养成的那种适应力及圆滑。要是由着自己的性子，她早就和莉丽亚闹崩了，而且两年前对菲利普也不会例外。当时，菲利普刚刚从意大利回来，对那里赞美备至，对索斯顿及其生活方式则极力嘲讽。

“真是个耻辱，妈妈！”她叫道。“菲利普嘲笑一切——读书俱乐部、辩论学社、轮换惠斯牌俱乐部和廉价商店。人们不喜欢听这种话。咱们家是名门望族，但是一个家庭四分五裂是站不住脚的。”

赫里顿夫人说了一句至理名言：“让菲利普说他喜欢说的话，他就会让我们做我们喜欢的事。”对此，哈里特默认了。

她们先播种比较单调的蔬菜，等到种豌豆时，略觉一丝愉快和适度的倦意。哈里特拉着一根绳子，以便把种子播成一条直线。赫里顿夫人则用一根尖棍划出一溜垄沟。干完这一垄，她看了看表。“十二点啦！第二班邮差到了。快去看看有没有信。”

哈里特不想去。“咱们把豌豆种完吧，不会有什么信的。”

“不，亲爱的，去看看，我来种豌豆。不过，你一会儿得把豆子埋好，不要让鸟儿看见！”

赫里顿夫人非常小心，以便使豆子撒得均匀些。种完这一垄，她意识到，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。再说，豌豆是很贵的。“只不过是西奥博尔德夫人的信！”哈里特回来